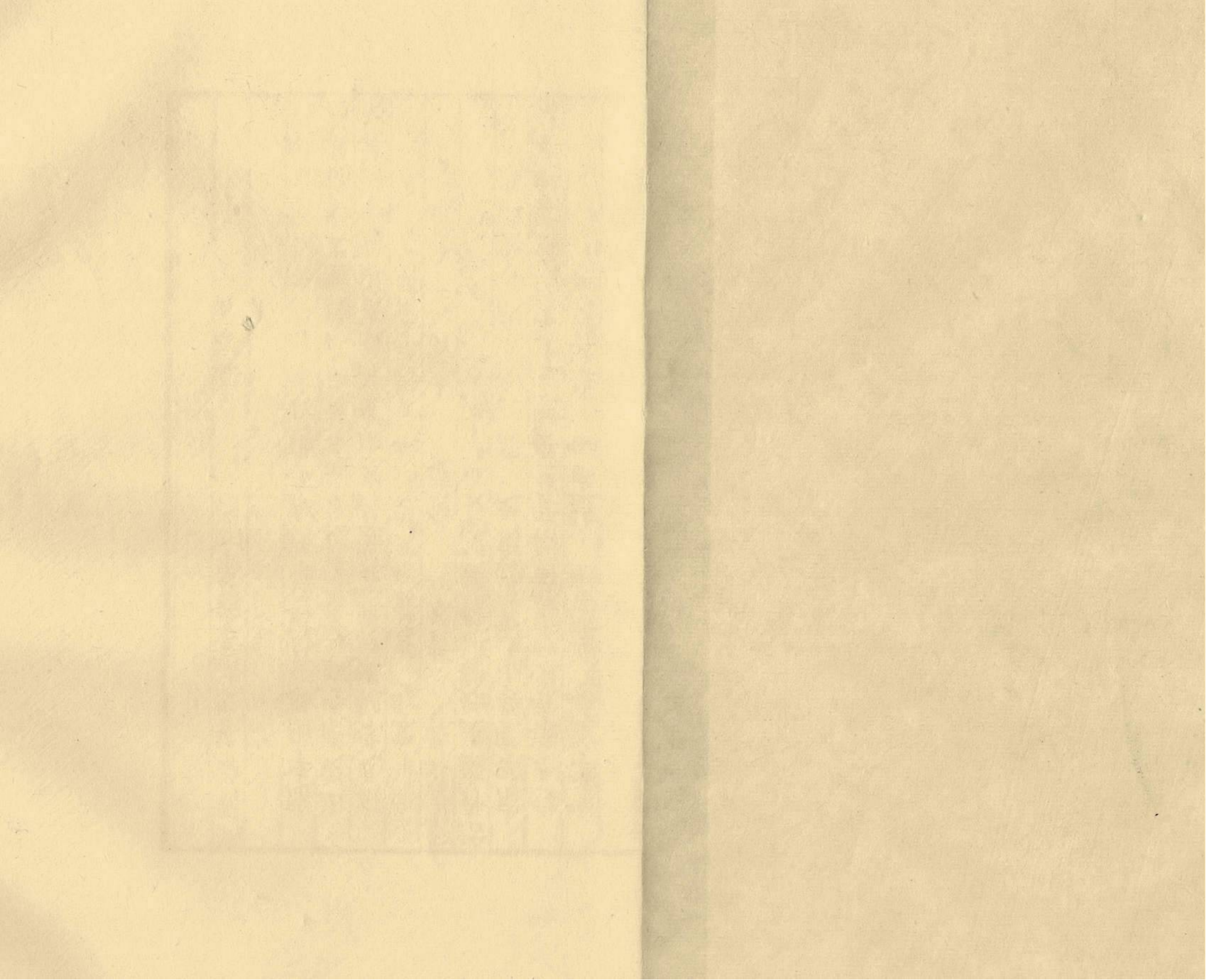


金史

三十



金史

列傳四十六

胥鼎傳四十六

金史一百八



胥鼎字和之尚書右丞持國之子也
大定二十八年擢進士第入官以能稱累遷大理丞承安二年持國卒去官四年尚書省起復為著作郎上曰鼎故家子其才如何宰臣奏曰為人甚幹濟上曰著作職閑緣今無他闕姑授之未幾遷右司郎中轉工部侍郎泰和六年鼎言急遞鋪轉送

胥鼎

侯摯

把胡魯

師安石

胥鼎字和之尚書右丞持國之子也大定二十八年擢進

士第入官以能稱累遷大理丞承安二年持國卒去官四

年尚書省起復為著作郎上曰鼎故家子其才如何宰臣

奏曰為人甚幹濟上曰著作職閑緣今無他闕姑授之未

幾遷右司郎中轉工部侍郎泰和六年鼎言急遞鋪轉送

文檄之制上從之時以為便至寧初中都受兵由戶部尚

書拜參知政事貞祐元年十一月出為泰定軍節度使兼

兗州管内觀察使未赴改知大興府事兼中都路兵馬都

總管二年正月鼎以在京貧民闕食者眾宜立法振救乃

奏曰京師官民有能贍給貧人者宜計所贍遷官升職以

勸獎之遂定權宜贍恩例格如進官升職丁憂人許應舉

求仕官監戶從良之類入粟草各有數全活甚眾四月拜

尚書右丞仍兼知府事五月宣宗將南渡留為汾陽軍節

度使兼汾州管内觀察使十一月改知平陽府事兼河東

南路兵馬都總管權宣撫使三年四月建言利害十三事

南

傳四十六

三百零八

金史一百八

一

壽甫

若積軍儲備黃河選官讞獄簡將練卒鈔法版籍之類上頗採用焉又言平陽歲再被兵人戶散亡樓櫓修繕未完衣甲器械極少庾廩無兩月食夏田已爲兵蹂復不雨秋種未下雖有復業殘民皆老幼莫能耕種豈足徵求比聞北方劉伯林聚兵野狐嶺將深入平陽絳解河中遂抵河南戰禦有期儲積未備不速錯置實關社稷生靈大計乞降空名宣勅一千紫衣師德號度牒三千以補軍儲上曰鼎言是也有司其如數亟給之七月就拜本路宣撫使兼前職朝廷欲起代州戍兵五千鼎上言嶺外軍已皆南徙代爲邊要正宜益兵保守今更損其力一朝兵至何以待

傳四十六
四百五十一

金史一百八

二

壽

之平陽以代爲藩籬豈可撤去尚書省奏宜如所請詔從之又言近聞朝廷令臣清野切謂臣所部乃河東南路太原則北路也大兵若來必始於北故清野當先北而後南况北路禾稼早熟其野旣清兵無所掠則勢當自止不然南路雖清而穀草委積於北是資兵而召之南也臣已移文北路宣撫司美乞更詔諭之旣而大兵果出境賜詔獎諭曰卿以文武之才膺兵民之寄往鎮方面式固邊防坐釋朕憂孰如卿力益懋忠勤之節以收綏靜之功仰副予心嗣有後寵尋以能設方畧退兵進官一階十月鼎上言臣所將義軍皆從來替本趨末勇猛克悍盜竊亡命之徒

苟無訓練統攝官以制之則朋聚黨植無所不至乞許臣
便宜置總領義軍使副及彈壓仍每五千人設訓練一員
不惟預爲防閑使有畏忌且令武藝精熟人各爲用上從
之四年正月大兵畧霍吉隰三州已而步騎六萬圍平陽
急攻者十餘日鼎遣兵屢却之且上言臣以便宜立官賞
預張文榜招還脅從人七千有奇續至者又六千餘俱令
復業竊謂凡被俘未歸者更宜多方招誘已歸者所居從
便優加存恤無致失所制可二月拜樞密副使權尚書左
丞行省于平陽時鼎方抗表求退上不許因進拜焉且遣
近侍諭曰卿父子皆朕所知向卿執政時因有人言遂以

傳第四十六
四百五十一

金史一百八

三

張德昱

河東事相委果能勉力以保無虞方國家多難非卿孰可
倚者卿退易耳能勿慮社稷之計乎今特授卿是任咫尺
防秋更宜悉意時河南粟麥不令興販渡河鼎上言曰河
東多山險平時地利不遺夏秋荐熟猶常藉陝西河南通
販物斛况今累值兵戎農民寢少且無雨雪闕食爲甚又
解州屯兵數多糧儲僅及一月伏見陝州大陽渡河中大
慶渡皆邀阻粟麥不令過河臣恐軍民不安或生內患伏
望朝廷聽其輸販以紓解州之急從之又言河東兵革之
餘疲民稍復然丁牛旣少莫能耕稼重以亢旱蝗螟而餽
餉所須徵科頗急貧無依者俱已乏食富戶宿藏亦爲盜

發蓋絕無而僅有焉其憔悴亦已甚矣有司宜奉朝廷德意以謀安集而潞州帥府遣官於遼沁諸郡搜括餘粟懸重賞誘人告訐州縣憚帥府鞭箠械繫所在騷然甚可憐憫今大兵既去惟宜汰冗兵省浮費招集流亡勸督農事彼不是務而使瘡痍之民重罹茲苦是兵未來而先自弊也願朝廷亟止之如經費果闕以恩例勸民入粟不猶愈於強括乎又言霍州回牛鳳樓嶺諸院戍卒幾四千今兵既去而農事方興臣乞量留偵候餘悉遣歸有警復徵既休民力且省縣官萬一兵來亦足禦遏舉一事而獲二利臣敢以爲請詔趨行之又言河東兩路農民寢少而兵戍

傳第四十六
四百五十一

金史一百八

四

公

益多是以每歲糧儲常苦不繼臣切見潞州元帥府雖設鬻爵恩例然條目至少未盡勸誘之術故進獻者無幾宜增益其條如中都時仍許各路宣撫司俱得發賣庶幾多獲貯儲以濟不給於是尚書省更定制奏行焉又言交鈔貴於通流今諸路所造不敷所出苟不以術收之不無闕誤宜從行省行部量民力徵歛以裨軍用河中宣撫司亦以寶券所支已多民不貴乞驗民貧富徵之雖然陝西若一體徵收則彼中所有日湊于河東其與不歛何異又河北寶券以不許行于河南由是愈滯將誤軍儲而啓覺端時以河北寶券商旅賣販南渡致物價翔貴權限路分行

用因鼎有言罷之又言比者朝廷命擇義軍爲三等臣即檄所司而潞帥必蘭阿魯帶言自去歲初置帥府時已按閱本軍去其冗者部分既定上下既親故能所向成功此皆血戰之餘屢試可者且又父子兄弟自相赴援各顧其家心一而力齊勢不可離今必折之將互易而不相諳矣國家糧儲常恐不繼豈容僥冒但本府兵不至是耳况潞州北即爲異境日常備戰事務方殷而分別如此彼居中下者皆將氣挫心懈而不可用慮恐因得測吾虛實且義軍率皆農民已各散歸田畝趨時力作若徵集之動經旬日農事廢而歲計失矣乞從本府所定無輕變易臣切是

傳第

金史一百八

五

其言時阿魯帶奏亦至詔遂許之又言近偵知北兵駐同耀竊慮梗吾東西往來之路遂委河中經畧使陀滿胡土門領軍赴援今兵勢將叩關矣前此臣嘗奏聞北兵非止欲攻河東陝西必將進取河南雖已移文陝州行院及陝西鄰境俱令設備恐未即遵行乞詔河南行院統軍司議所以禦備之策上以示尚書省宰臣奏兵已踰關惟宜嚴責所遣帥臣趨迎擊之及命鼎益兵渡河以掣其肘制可既而鼎聞大兵已越關乃急上章曰臣叨蒙國恩擢列樞府凡有戎事皆當任之今入河南將及畿甸豈可安據一方坐視朝廷之急而不思自奮以少寬陛下之憂乎去歲頒

降聖訓以向者都城被圍四方無援爲恨明勅將帥若京師有警即各提兵奔赴其或不至自有常刑臣已奉詔先遣潞州元帥左監軍必蘭阿魯帶領軍一萬孟州經畧使徒單百家領兵五千由便道濟河以趨關陝臣將親率平陽精兵直抵京師與王師相合又奏曰京師去平陽千五百餘里儻俟朝廷之命方圖入援須三旬而後能至得無失其機耶臣以身先士卒倍道兼行矣上嘉其意詔樞府督軍應之初鼎以將率兵赴援京師奏乞委知平陽府事王質權元帥左監軍同知府事完顏僧家奴權右監軍以鎮守河東從之至是鼎拜尚書左丞兼樞密副使是時大

傳

金史一百八

六

兵已過陝州自關以西皆列營柵連亘數十里鼎慮近薄京畿遂以河東南路懷孟諸兵合萬五千由河中入援又遣遥授河中府判官僕散掃吾出領軍趨陝西併力禦之且慮北兵挽河移檄絳解吉陽孟州經畧司相與會兵以爲夾攻之勢已而北兵果由三門集津北渡而去鼎復上言自兵興以來河北潰散軍兵流亡人戶及山西河東老幼俱徙河南在處僑居各無本業易至動搖竊慮有司妄分彼此或加迫遣以致不安今兵日益盛將及畿甸儻復誘此失職之衆使爲鄉導或驅之攻城豈不益資其力乞朝廷遣官撫慰及令所司嚴爲防閑庶幾不至生釁上從

其計遣監察御史陳規等充安撫捕盜官巡行郡邑大兵還至平陽鼎遣兵拒戰不利乃去興定元年正月上命鼎選兵三萬五千付陀滿胡土門統之西征至是鼎馳奏以爲非便畧曰自北兵經過之後民食不給兵力未完若又出師非獨饋運爲勞而民將流亡愈至失所或宋人乘隙而動復何以制之此繫國家社稷大計方今事勢止當禦備南邊西征未可議也遂止是月進拜平章政事封莘國公又上奏曰臣近遣太原汾嵐官軍以備西征而太原路元帥左監軍烏古論德升以狀白臣甚言其失計臣愚以爲德升所言可取敢具以聞詔付尚書省議之語在德升

傳三月鼎以祖父名章乞避職詔不從朝廷詔鼎舉兵伐宋且令勿復有言以沮成筭鼎已分兵由秦鞏鳳翔三路並進乃上書曰竊懷愚懇不敢自默謹條利害以聞昔秦和間蓋嘗南伐時太平日久百姓富庶馬蕃軍銳所謂萬全之舉也然猶亟和以偃兵爲務大安之後北兵大舉天下騷然者累年然軍馬氣勢視舊纔十一耳至于器械之屬亦多損弊民間差役重繁寢以疲乏而日勤師旅遠近動搖是未獲一敵而自害者衆其不可一也今歲西北二兵無入境之報此非有所憚而不敢也意者以去年北邊姑自息養不然則別部相攻未暇及我如聞王師南征乘

隙併至雖有潼關大河之險殆不足恃則三面受敵者首尾莫救得無貽後悔乎其不可二也凡兵雄于天下者必其士馬精強器械犀利且出其不備而後能取勝也宋自泰和再修舊好練兵峙糧繕修營壘十年于茲矣又車駕至汴益近宋境彼必朝夕憂懼委曲爲防况聞王師已出唐鄧必徙民渡江所在清野止留空城使我軍無所得徒自勞費衆何益哉其不可三也宋我世讎比年非無恢復舊疆洗雪前耻之志特畏吾威力不能窺其虛實故未敢輕舉今我軍皆山西河北無依之人或招還逃軍脅從歸國大抵烏合之衆素非練習而遽使從戎豈能保其決勝

傳第四十六

金史一百八

八

却

哉雖得其城內無儲蓄亦何以守以不練烏合之軍深入敵境進不得食退無所掠將獲遁逃嘯聚爲腹心患其不可四也發兵進討欲因敵糧此事不可必者隨軍轉輸則又非民力所及沿邊人戶雖有恒產而賦役繁重不勝困憊又凡失業寓河南者類皆衣食不給貧窮之迫盜所由生如宋人陰爲招募誘以厚利使爲鄉導伺我不虞突而入寇則內有叛民外有勍敵未易圖之其不可五也今春事將興若進兵不還必違農時以誤防秋之用此社稷大計豈特疆場利害而已哉其不可六也臣愚以爲止當遴選材武將士分布近邊州郡敵至則追擊去則力田以廣

儲蓄至于士氣益強民心益固國用豐饒自可恢廓先業成中興之功一區區之宋何足平乎詔付尚書省宰臣以爲諸軍旣進無復可議遂寢旣而元帥承裔等取宋大散關上諭鼎曰所得大散關可保則保不可則焚毀而還於是鼎奏臣近遣官問諸帥臣皆曰散關至驀關諸隘其地遠其中間堡壘相望如欲分屯非萬人不可而又有恒州號縣所直數關宋兵皆固守如舊緩急有事當復分散關之兵餘衆數少必不能支而鳳翔恒隴亦無應援恐兩失之且比年以來民力困於調度今方春農事已急恐妨耕墾不若焚毀此關但屯邊隘以張其勢彼或來侵互相應

傳

援易爲力也制可二年四月鼎乞致仕上遣近侍諭曰卿年旣耄朕非不知然天下事方有次第卿舊人也姑宜勉力以終之鼎以宣宗多親細務非帝王體乃上奏曰天下之大萬機之衆錢穀之冗非九重所能兼則必付之有司天子操大綱責成功而已况今多故豈可躬親細務哉惟陛下委任大臣坐收成筭則恢復之期不遠矣上覽其奏不悅謂宰臣曰朕惟恐有怠而鼎言如此何耶高琪奏曰聖主以宗廟社稷爲心法上天行健之義憂勤庶政夙夜不遑乃太平之階也鼎言非是上喜之三年正月上言沿邊州府官旣有減定資歷月日之格至于掌兵及守禦邊

隘者征行暴露備歷艱險宜一體減免以示激勸從之二月上言近制軍前立功犯罪之人行省行院帥府不得輒行誅賞夫賞由中出則恩有所歸茲固至當至于部分犯罪主將不得施行則下無所畏而令莫得行矣宰臣難之上以問樞密院官對如鼎言乃下詔自今四品以下皆得裁決時元帥內族承裔移剌粘何伐宋所下城邑多所焚掠於是鼎上言承裔等奉詔宣揚國威所謂弔民伐罪者也今大軍已克武休將至興元興元乃漢中西蜀喉衿之地乞諭帥臣所得城邑姑無焚掠務慰撫之誠使一郡帖然秋毫不犯則其餘三十軍將不攻自下矣若拒王師乃

傳

金史一百八

十

吳文昌
四百四十六

宜有戮上甚是其言遂詔諭承裔鼎以年老屢上表求致仕上謂宰臣曰胥鼎以老求退朕觀其精力未衰已遣人往慰諭之鼎嘗薦把胡魯以為過已遠甚欲以自代胡魯固佳至于駕馭人材處決機務不及鼎多矣俄以伐宋有功遷官一階八月上言臣奉詔兼節制河東近晉安帥府令百里內止留桑棗果木餘皆伐之方今秋收乃為此舉以奪其事既不能禦敵而又害民非計也且一朝警急其所伐木豈能盡去使不資敵乎他木雖伐桑棗舍屋獨非木乎此殆徒勞臣已下帥府止之而左都監完顏間山乃言嘗奉旨清野臣不知其可詔從鼎便宜規畫是時

大元兵大舉入陝西鼎多料敵之策朝臣或中沮之上諭
樞密院官曰胥鼎規畫必無謬誤自今卿等不須指授也
尋又遣喻曰卿專制方面凡事得以從宜規畫又何必一
一中覆徒爲逗遛也四年進封溫國公致仕詔諭曰卿屢
求退朕初不許者俟其安好復爲朕用爾今從卿請仍可
來居京師或有大事得就諮決也五年三月上遣近侍諭
鼎及左丞賈益謙曰自去冬至今雨雪殊少民心不安軍
用或闕爲害甚重卿等皆名臣故老今當何以處之欲召
赴尚書省會議恐與時相不合難於面折故令就第延問
其悉意以陳母有所隱元光元年五月上勅宰相曰前平

傳
四百四十八字

金史一百八

十一

章胥鼎左丞賈益謙工部尚書札里吉翰林學士孛迭皆
致政老臣經練國事當邀赴省與議利害仍遣侍官分詣
四人者諭意焉六月晉陽公郭文振奏河朔受兵有年矣
向皆秋來春去今已盛夏不廻且不嗜戕殺恣民耕稼此
殆不可測也樞府每檄臣會合府兵進戰蓋公府雖號分
封力實單弱且不相統攝方自保不暇朝廷不即遣兵爲
援臣恐人心以謂舉棄河北甚非計也伏見前平章政事
胥鼎才兼將相威望甚隆向行省河東人樂爲用今雖致
政精力未衰乞付重兵使總制公府同力戰禦庶幾人皆
響應易爲恢復惟陛下圖之明年宣宗崩哀宗即位正大

三年起復拜平章政事進封英國公行尚書省于衛州鼎以衰病辭上諭曰卿向在河東朝廷倚重今河朔州郡多歸附須卿圖畫卿先朝大臣必濟吾事大河以北卿皆節制鼎乃力疾赴鎮來歸者益衆鼎病不能自持復申前請優詔不許三年復上章請老且舉朝賢練軍政者自代詔荅曰卿往在河東殘破孤危殆不易保卿一至而定迄卿移鎮敵不復侵何乃過爲嫌避且君臣均爲一體朕待下亦豈自殊自外之語殆爲過計况餘人才力孰可副卿者卿年高久勞於外朕豈不知但國家百年積累之基河朔億萬生靈之命卿當勉出壯圖同濟大事鼎奉詔惶懼不

四百三十字

金史一百八

十一

敢退是年七月薨鼎通達吏事有度量爲政鎮靜所在無賢不肖皆得其懽心南渡以來書生鎮方面者惟鼎一人而已

侯摯初名師尹避諱改今名字莘卿東阿人明昌二年進士入官慷慨有爲承安間積遷山東路鹽使司判官泰和元年以課增四分特命遷官二階八年七月追官一階降授長武縣令初摯爲戶部主事與王說規措西北路軍儲以代張煒摯上章論本路財用不實至是降除爲貞祐初大兵圍燕都時摯爲中都勸使請出募軍已而嬰城有功擢爲右補闕二年正月詔摯與少府監丞李迥秀分詣西

山招撫宣宗南渡轉勸農副使提控紫荆等關俄遷行六部侍郎三年四月同簽樞密院阿勒根訛論等以謂今車駕駐南京河南兵不可易動且兵不在多以將爲本侯摯有過人之才儻假以便宜之權使募兵轉糧事無不克可升爲尚書以總制永錫慶壽兩軍於是以摯爲大常卿行尚書六部事往來應給之摯遂上章言九事其一曰省部所以總天下之紀綱今隨路宣差便宜從宜徃徃不遵條格輒劄付六部及三品以下官其於紀綱豈不紊亂宜革其弊其二曰近置四帥府所統兵校不爲不衆然而弗克取勝者蓋一處受敵餘徒傍觀未嘗發一卒以爲援稍見

傳第

金史一百八

十三

卷正

小却則棄戈遁去此師老將怯故也將將之道惟陛下察之其三曰率兵禦寇督民運糧各有所職本不可以兼行而帥府每令雜進累遇寇至軍未戰而丁夫已遁行伍錯亂敗之由也夫前陣雖勝而後必更者恐爲敵所料耳況不勝哉用兵尚變本無定形今乃因循不改覆轍臣雖素不知兵妄謂率由此失其四曰雄保安肅諸郡據白溝易水西山之固今多闕負又所任者皆柔懦不武宜亟選勇猛才幹者分典之其五曰漳水自衛至海宜沿流設備以固山東使力穡之民安服田畝其六曰近都州縣官吏往徃逋逃蓋以往來敵中失身者多兼轉輸頻併民力困弊

應給不前復遭責罰秩滿乃與他處一體計資考實負其人乞詔有司優定等級以別異之其七曰兵威不振罪在將帥輕敵妄舉如近日李英爲帥臨陣之際酒猶未醒是以取敗臣謂英旣無功其濫注官爵並宜削奪其八曰大河之北民失稼穡官無俸給上下不安皆欲逃竄加以潰散軍卒還相剽掠以致平民愈不聊生宜優加矜恤亟招撫之其九曰從來掌兵者多用世襲之官此屬自幼驕惰不任勞苦且心膽懦弱何足倚辦宜選驍勇過人衆所推服者不考其素用之上略施行焉時元帥蒲察七斤以通州叛累遣謀者間摯摯恐爲所陷上章自辯詔諭之曰卿

傳第

金史一百八

古

潘正

朕素知豈容間耶其一意於職無以猜嫌自沮也八月權參知政事俄拜參知政事行尚書省于河北先是摯言河北東西兩路最爲要地而貞定守帥胡論出輒棄城南奔州縣危懼今防秋在邇甚爲可憂臣願募兵與舊部西山忠義軍往安撫之制可故有是命十一月入見壬申遣祭河神于宜村十二月復行省于河北四年正月進拜尚書右丞嘗上言宜開沁水以便饋運至是詔有司開之是時河北大飢摯上言曰今河朔饑甚人至相食觀滄等州斗米銀十餘兩殍殣相屬伏見沿河上下許販粟北渡然每石官糴其八彼商人非有濟物之心也所以涉河往來者

特利其厚息而已利既無有誰復爲之是雖有濟物之名而實無所渡之物其與不渡何異昔春秋列國各列疆界然晉饑則秦輸之粟及秦饑晉閉之糴千古譏之况今天下一家河朔之民皆陛下赤子而遭罹兵革尤爲可哀其忍坐視其死而不救歟人心惟危臣恐弄兵之徒得以藉口而起也願止其糴縱民輸販爲便詔尚書省行之時紅襖賊數萬人入臨沂費縣之境官軍敗之生擒僞宣徽使李壽甫訊之則云其衆皆楊安兒劉二祖散亡之餘今復聚及六萬賊首郝定者兗州泗水人署置百官僭稱大漢皇帝已攻泰安滕兗單諸州及萊蕪新泰等十餘縣又破

邳州礪子堦得船數百艘近遣人北構南連皆成約行將跨河爲亂摯以其言聞于上且曰今邳滕之路不通恐實有此謀遂詔摯行省事于東平權本路兵馬都總管以招誘之若不從即率兵捕討興定元年四月濟南泰安滕兗等州土賊並起肆行剽掠摯遣提控遙授棣州防禦使完顏霆率兵討之前後斬首千餘招降僞元帥石花五夏全餘黨壯士二萬人老幼五萬口是年冬陞資德大夫兼三司使二年二月摯上言山東河北數罹兵亂遺民嗷嗷實可哀卹近朝廷遣官分往撫輯其惠大矣然臣忝預執政敢請繼行以宣布國家德信使疲瘵者得以少蘇是亦圖

報之一也宰臣難之無何詔遣摯行省于河北兼行三司安撫事既行又上言曰臣近歷黃陵崗南岸多有貧乏老幼自陳本河北農民因敵驚擾故南遷以避今欲復歸本土及春耕種而河禁邀阻臣謂河禁本以防閑自北來者耳此乃由南而往安所容姦乞令有司驗實放渡詔付尚書省宰臣奏宜令樞府講究上曰民饑且死而尚為次第何耶其令速放之四月招撫副使黃摠阿魯荅破李全於密州初賊首李全據密州及膠西高密諸縣摯督兵討之會高密賊陳全等四人默白招撫副使黃摠阿魯荅願為內應阿魯荅乃遣提控朱琛率兵五百赴之時李全暨其

黨于忙兒者皆在城中聞官軍且西來全潛逸去忙兒不知所為阿魯荅馳抵城下鼓譟逼之賊守陴者八百人皆下乞降餘賊四千出走進軍邀擊之斬首千級俘百餘人所獲軍實甚衆遂復其城是夜琛又用陳全計拔高密焉六月上遣諭摯曰卿勤勞王家不避患難身居相職而往來山堦水寨之間保庇農民收穫二麥忠恪之意朕所具知雖然大臣也防秋之際亦須擇安地而處不可墮其計中摯對曰臣蒙大恩死莫能報然承聖訓敢不奉行擬駐兵于長清縣之靈巖寺有屋三百餘間且連接泰安之天勝寨介於東平益都之間萬一兵來足相應援上恐分其

兵糧乃詔權移邳州行省九月摯上言東平以東累經殘毀至于邳海尤甚海之民戶曾不滿百而屯軍五千邳戶僅及八百軍以萬計夫古之取兵以八家爲率一家充軍七家給之猶有傷生廢業疲於道路之歎今兵多而民不足使蕭何劉晏復生亦無所施其術況於臣者何能爲哉伏見邳海之間貧民失業者甚衆日食野菜無所依倚恐因而嘯聚以益敵勢乞募選爲兵自十月給糧使充戍役至二月罷之人授地三十畝貸之種粒而驗所收穫量數取之逮秋復隸兵伍且戰且耕公私俱利亦望被俘之民易于招集也詔施行之是時樞密院以海州軍食不足艱

傳

卷四百七

金史一百八

七

周成

于轉輸奏乞遷于內地詔問摯摯奏曰海州連山阻海與沂莒邳密皆邊隅衝要之地比年以來爲賊淵藪者宋人資給之故若棄而他徙則直抵東平無非敵境地大氣增後難圖矣臣未見其可且朝廷所以欲遷者止慮糧儲不給耳臣請盡力規畫勸喻農民趨時耕種且令煮鹽易糧或置場宿遷以通商旅可不勞民力而辦仍擇沭陽之地可以爲營屯者分兵護邏雖不遷無患也上是其言乃止十月先是邳州副提控王汝霖以州廩將乏扇其軍爲山東東路轉運副使兼同知沂州防禦使程戩懼禍及已遂與同謀因結宋兵以爲外應摯聞即遣兵捕之訊竟具伏

汝霖及戩并其黨彈壓崔榮副統韓松萬戶戚誼等皆就
誅至是以聞三年七月設汴京東西南三路行三司詔摯
居中總其事焉十月以裏城畢工遷官一階四年七月遷
榮祿大夫致仕天興元年正月起復爲大司農四月歸大
司農印復致仕八月復起爲平章政事封蕭國公行京東
路尚書省事以軍三千護送就舟張家渡行至封丘敵兵
覺不能進諸將卒謀倒戈南奔留數騎衛摯摯知其謀遂
下馬坐語諸將曰敵兵環視進退在我汝曹不思持重吾
寧死於汝曹之手不忍爲亂兵所蹂以辱君父之命諸將
諾而止得全師以還聞者壯之十一月復致仕居汴中有
園亭蔡水濱日與耆舊讌飲及崔立以汴城降爲大兵所
殺摯爲人威嚴御兵人莫敢犯在朝遇事敢言又喜薦士
如張文舉雷淵麻九疇輩皆由摯進用南渡後宰執中人
望最重

把胡魯不詳其初起貞祐二年五月宣宗南遷由左諫議
大夫擢爲御前經歷官上面諭之曰此行軍馬朕自總之
事有利害可因近侍局以聞三年十一月出爲彰化軍節
度使兼涇州管内觀察使四年五月改知京兆府事兼本
路兵馬都總管充行省參議官興定元年三月授陝西路
統軍使兼前職二年正月召爲御史中丞三月上言國家

取人惟進士之選爲重不求備數務在得賢竊見今場會
試考官取人泛濫非求賢之道也宜革其弊依大定舊制
詔付尚書省集文資官雜議卒依泰和例行之是月拜參
知政事六月詔權左副元帥與平章齊鼎同事防秋三年
六月平涼等處地震胡魯因上言皇天不言以象告人災
害之生必有其故乞明諭有司敬畏天戒上嘉納之遣右
司諫郭著往閱其迹撫諭軍民焉四年四月權尚書右丞
左副元帥行尚書省元帥府于京兆時陝西歲運糧以助
關東民力寢困胡魯上言若以舟楫自渭入河順流而下
庶可少紓民力從之時以爲便五年正月朝議欲復取會

州胡魯上言臣竊計之月當費米三萬石草九萬稱轉運
丁夫不下十餘萬人使此城一月可拔其費已如此况未
必耶臨洮路新遭劫掠瘡痍未復所須芻糧決不可辦雖
復取之慶陽平涼鳳翔及邠涇寧原恒隴等州亦恐未能
無闕今農事將興沿邊常費已不暇給豈可更調十餘萬
人以餉此軍果欲行之則數郡春種盡廢矣政使此城必
得不免留兵戍守是飛輓之役無時而已也止宜令承裔
軍于定西鞏州之地護民耕稼俟敵意怠然後取之詔付
省院曰其言甚當從之可也三月上言禦敵在乎強兵強
兵在乎足食此當今急務也竊見自陝以西州郡置帥府

者九其部衆率不過三四千而長校猥多虛糜廩給甚無謂也臣謂延安鳳翔鞏州邊隅重地固當仍舊德順平涼等處宜皆罷去河南行院帥府存沿邊並河者餘亦宜罷之制可是年十月西北兵三萬攻延安胡魯遣元帥完顏合達元帥納合買住禦之遂保延安先是胡魯以西北兵勢甚大屢請兵於朝上由是惡之元光元年正月遂罷參知政事以河中府事權安撫使於是陝西西路轉運使夾谷德新上言曰臣伏見知河中府把胡魯廉直忠孝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寔朝廷之良臣也去歲兵入延安胡魯遣將調兵城賴以完不爲無功今合達買住各授世封而胡

傳第四十六

金史一百八

二十

魯改知河中府切謂方今用人之時使謀略之臣不獲展力緩急或失事機誠宜復行省之任使與承裔共守京兆令合達買住捍禦延安以藩衛河南則內外安矣不報六月召爲大司農既至汴遂上言曰邇來羣盜擾攘侵及內地陳穎去京不及四百里民居稀闕農事半廢蔡息之間十去八九甫經大赦賊起益多動計數百驅牛焚舍恣行剽掠田穀雖熟莫敢穫者所在屯兵率無騎士比報至而賊已遁叢薄深惡復難追襲則徒形跡而已今向秋成奈何不爲處置也八月復拜參知政事上謂之曰卿頃爲大司農巡行郡縣盜賊如何可息對曰盜賊之多以賦役多

也賦役省則盜賊息上曰朕固省之矣胡魯曰如行院帥府擾之何上曰司農官既兼採訪自今其令禁止之初胡魯拜命曰巡護衛紹王宅都將把九斤來賀御史粘割阿里言九斤不當遊執政門胡魯亦不當受其賀請併案之於是詔諭曰卿昔行省陝西擅出繫囚此自人主當行非臣下可專人苟有言其罪豈特除名朕爲卿地因而肆赦以弭衆口卿知之乎今九斤有職守且握兵柄而縱至門下法當責降朕重卿素有直氣故復曲留公家事但當履正而行要取人情何必爾也卿其戒之是年十二月進拜尚書右丞元光二年正月上諭宰臣曰陝右之兵將退當

審後圖不然今秋又至矣右丞胡魯深悉彼中利害其與共議之尋遣胡魯往陝西與行省賽不合達從宜規畫焉哀宗即位以有用立功進拜平章政事正大元年四月薨詔加贈右丞相東平郡王胡魯爲人忠實憂國奉公及亡朝廷公宰下迨吏民皆嗟惜之師安石字子安清州人本姓尹氏避國諱更焉承安五年詞賦進士爲人輕財尚義初補尚書省令史適宣宗南遷留平章完顏承暉守燕都承暉將就死以遺表託安石使赴行在安石間道走汴以聞上嘉之擢爲樞密院經歷官時哀宗在春宮領密院事遂見知遇元光二年累遷御史

中丞其七月上章言備禦二事其一曰自古所以安國家
息禍亂不過戰守避和四者而已爲今之計守和爲上所
謂守者必求智謀之士使內足以得成卒之心外足以挫
敵人之銳不惟彼不能攻又可以伺其隙而敗之其所謂
和則漢唐之君固嘗用此策矣豈獨今日不可用乎乞令
有司詳議而行其二曰今敵中來歸者頗多宜豐其糧餉
厚其接遇度彼果肯爲我用則擇有心力者數十人潛往
以誘致其餘來者旣衆彼必轉相猜貳然後徐起而圖之
則中興之功不遠矣上嘉納之九月坐劾英王守純附奏
不實決杖追官及哀宗即位正大元年擢爲同簽樞密院

事二年復御史中丞三年工部尚書權左參政四年進尚
書右丞五年臺諫劾近侍張文壽張仁壽李麟之安石亦
論列三人不已上怒甚有旨謂安石曰汝便承取賢相朕
爲昏主止矣如是數百言安石驟蒙任用遽遭摧折疽發
腦而死上甚悼惜之

贊曰宣宗南遷天命去矣當是時雖有忠良之佐謀勇之
將亦難爲也然而汝礪行信拯救于內胥鼎侯摯守禦于
外訖使宣宗得免亡國而哀宗復有十年之久人才有益
于人國也若是哉胡魯養兵惜穀之論善矣安石不負承
暉之託遂見知遇以論列近侍觸怒而死悲夫



列傳第四十六



傳第四十六
九

金史一百八

三

